

21532

維多利亞女王傳

斯特萊基著
卡之琳譯

商務印書館發行

Lytton Strachey 著
卜之琳譯

維多利亞女王傳

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董事會編譯委員會編輯
商務印書館發行

維多利亞女王傳

Queen Victoria

原著者 Lytton Strachey

譯述者 卞之琳

編註者 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
董事會編譯委員會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三二二號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92221)

★版權所有

1940年2月 版
1950年12月 4
基價 18元

七

著者聲明

本書內所述及之諸重要事實之根據及出處均於註內敘明。其他參考諸書籍之全名則載於本書終附錄之參考書目。著者曾承大英博物院董事會之特許參考格累維爾劄記手稿之未曾印行之若干部分。

目錄

第一章	前事	一
第二章	童年	一九
第三章	梅爾本爵爺	四九
第四章	結婚	九〇
第五章	判麥斯吞爵爺	一三五
第六章	配王的晚年	一六七
第七章	孀居	一九五
第八章	格拉德思敦先生與比康斯斐爾爵爺	二一五
第九章	老年	二四一
第十章	終結	二七二

維多利亞女王傳

第一章 前事

—

一八一七年十一月六日，查洛蒂公主死了。公主是攝政王（一）的獨女，英國王位的承繼人。她那短促的一生實在算不得幸福。生性易動感情，無定見，熱烈，她一生渴望着自由；而她卻從未得着自由。她在激烈的家庭糾紛中生長成人，早年就隔離了聲名狼藉的怪僻的母親，（二）歸聲名狼藉的自私的父親去照料。當她十七歲的時候，他決定把她嫁給奧倫治公子，（三）她起初同意了，可是，突然愛上了普魯士的奧古思都公子，（四）乃決意破除婚約。這不是她第一次鬧戀愛，她以前曾經和一位赫司大尉祕密通過信。奧古思都公子早已結過婚，娶了門戶相當的女子，可是她不知道，他也不告訴她。她對奧倫治公子的交涉正在遷延中，同盟各國的元首——那是一八一四年六月——到倫敦來慶祝他們的勝利了。（五）其中，在俄國皇帝（六）的隨員中，有年輕漂亮的薩克思·科堡（七）的利歐波公子。（八）他試過幾次，想引起公主的注意，可是她，心不在此，漫不留意。次月攝政王發覺他的女兒

和奧古思都公子秘密相會，突然出來干涉了，辭退了她的侍從，叫她嚴禁在溫色園裏。(九)「萬能的上帝賜我耐心吧！」她這樣號叫，在憤惱的苦痛中跪下地來。於是又直跳起來，奔下樓去，跑到街上，呼住一輛路過的馬車，坐了向白思瓦透。(一〇)她母親家裏逃去。她被發覺了，追上了，終於聽從了她的叔父約克與塞塞克思二公爵。(一一)白魯謨(一二)以及索耳茲布里主教(一三)的勸告，在早上兩點鐘回到了卡爾登府。(一四)她從此幽禁在溫色，但是奧倫治公子卻沒有下文了。奧古思都公子也不露面了。機會終於讓給薩克思·科堡的利歐波公子獨享了。(一五)

這位公子很聰明，會哄攝政王，使大臣們感服，又和公主的另一位叔父肯德公爵(一六)交上朋友。藉公爵從中作合，他能够和公主私通款曲，於是她乃宣稱她的幸福少不了他了。滑鐵盧戰後，當他在巴黎的時候，公爵的副官隔海峽來回帶信。一八一六年一月，他被邀至英國，五月婚典就舉行了。(一七)

利歐波公子的性格同他那位夫人的大相逕庭。一個日爾曼小諸侯的幼子，他當時是二十六歲；他曾經參加抗拿破崙的戰爭，出過風頭；又在「維也納會議」顯露過不少外交的技能；(一八)他現在要試一試身手，來馴伏一位浮躁的公主。態度冷靜，有禮，談吐安詳，舉止謹慎，他不久把身邊那個野性難馴的，躁急的，大度的小東西管住了。他覺得她有許多地方他不能贊同，她嘲弄，她頓腳，她高聲大笑；她幾乎一點也沒有身為公主者特別需要的那種自制力；她的舉止很叫人討厭。對於舉止，他是一個極好的鑑別家，因為他，如他在許多年後對他甥女說的，曾經出入過歐洲第一流的交際場，實在是「法國人所謂 *de la fleur des pois* (頭等人物)了。」家庭中不斷的發

生齟齬，但是每一次吵鬧總是一樣的收場。像一個穿着短裙的頑童似的站在他面前，挺胸突肚，兩手叉在背後，兩頰通紅，目光炯炯，她最後總是說他要她怎樣做，她就情願怎樣做了。「你願意怎樣，我一定照辦。」她總是說。「我要你怎樣並不是爲我自己，」他照例回答。「我每次勉強你做些什麼事情，我自信都是爲了你的利益，爲了你的好處。」（一九）

與這對皇家夫婦駐節在艾修附近的克萊里蒙（二〇）家中的有一個年輕的日爾曼醫生，克利思清·腓特烈·史多克瑪。他是科堡一個小官員的兒子，以軍醫的地位參加戰爭以後，就在家鄉行醫。就在這裏他遇着利歐波公子，公子賞識了他的本領，在他結婚的時候，把他帶到英國當他的私人醫士。一個奇異的命運等候着這個年輕人，將來爲他貯留的禮物是很多——很多而且種類不一——勢力，權柄，神祕，不幸，一顆哀傷的心。在克萊里蒙他的地位是很低的；可是公主喜歡他，叫他「史多基」和他在走廊裏跳跳鬧鬧。體質上是消化不良者，氣質上是憂鬱者，他有時候卻也會活潑，在科堡向以雋才著稱。他也有德性，對於這對皇家眷屬頗有誇詞。「我的主人，」他在日記中說，「是全球五大洲所有的丈夫中最好的丈夫；他的夫人對他也懷有極大的愛情，其大只有英國國債可以相比。」不久他又顯出另一種品性——渲染他一生的一種品性——謹慎的機敏。當一八一七年春天，公主有喜了，他被聘爲她的侍醫之一，他有見識，婉謝了他明白他的同僚會妒忌他，他的意見也許不會被採納的，而萬一出了什麼錯呢，當然是這個外國醫生挨罵。不久，他卻認爲粗食和不斷的放血，用來對付這位不幸的公主，是一個大錯；他把公子拉過一邊，懇求他把這意見轉達給那些英國醫生；可是沒有用處。時髦的使身體消瘦的治療法

繼續了好幾個月。十一月五日，晚上九點鐘，經過了五十多個鐘頭的陣痛，公主產下了一個死了的男孩子。半夜裏她精疲力盡，支持不住了。到那時候，史多克瑪終於答應去看她了；他走進去一看，她顯然是快死了，醫生們卻還正在用酒來灌她。她一把揪住了他的手，緊握著不放。「他們把我灌醉了，」她說。過了一會兒，他離開她，到了隔壁的房間裏，猛聽得她大聲叫「史多基！史多基！」他奔回去的時候，她的喉嚨裏已經發出了臨終的痰響。她拚命的滾來滾去；於是突然間兩腿一伸，完事了。

公子，一連看護了許多個鐘頭，此刻已經走出房間去作數分鐘的休息；史多克瑪只好去告訴他說他的夫人死了。起初他還不相信出了事。到她的房間去的時候，他半路倒在一張椅子上，任史多克瑪跪在他旁邊：這完全是一個夢；這是不可能的。最後，在牀邊，他也跪下了，吻那雙冷手。接着站起來悲嘆着，「現在我全然孤零了。答應我永遠不離開我吧，」他投到史多克瑪的懷裏去。（二）

二

克萊里蒙的悲劇立刻造成一種最紊亂的局面。皇家的萬花鏡突然轉動了，誰也不知道新花樣將如何安排。王位的承繼問題，原先似乎是已經圓滿的解決了，現在變成了一個迫切的疑團。

喬治第三還在，年邁，瘋癲，住在溫色，完全不理解世事。他的七個兒子中，最年輕的也在中年以上，沒有一個有正出的子女。前途因此很難說。攝政王呢，晚近他已經沒有法子束腰圍，長了一身的橫肉。（三）即使他和夫人離

婚了重結婚吧，生子女也似乎是很不可能的。除了肯德公爵，他得分開講，其他各弟兄，按長幼排列，是約克、克萊倫、司肯、塞克思、和劍橋五公爵；（二二）他們的地位和希望有約略一述的必要。約克公爵，他過去對於克拉拉夫人和軍隊的放浪行爲（二四）曾使他陷入難境，現在把他的日子一半過在倫敦，一半過在鄉下一所很大，佈置得很奢華，住起來卻非常不舒服的別墅裏，在那裏他專事賽馬，玩紙牌，看不正當小說。他在弟兄中所以顯著者爲的是這一種緣由：他們中——我們聽一位資格極充足的觀察者如此說——只有他有紳士的情趣。他早已娶了普魯士的大公主，一位不大睡覺，老是有許多狗、鸚鵡、猴子圍繞在身邊的婦人。（二五）他們沒有子女。克萊倫公爵無聲無臭，同女戲子約但夫人（二六）在蒲謝園（二七）裏住了許多年。她給他生了一大羣子女，實際上他好像已經同她結了婚了，但他突然同她分離，要娶尉坎小姐，一位富有財產的怪女人，她卻不願意理他。不久約但夫人在苦境裏死在巴黎。（二八）肯塞倫公爵也許是英國最不平衆望的人了。醜得討厭，歪了一隻眼睛，他在私下又是暴躁又兇狠，在政治上是一個激烈的反動派，後來竟被人懷疑到謀害他的從僕，結過一段極敗名的私情。（二九）他晚近娶了一位日爾曼公主，（三〇）可是結婚以後還沒有生過孩子。塞克思公爵稍有文學嗜好，喜歡搜藏書籍。（三一）他曾經娶過奧古思達·墨累小姐，（三二）她給他生了兩個孩子，可是他們的婚姻，在「皇室婚姻條例」之下，已被宣告無效。（三三）奧古思達小姐死後，他娶塞西麗亞·巴根夫人，（三四）她改姓恩德烏特，可是這個婚姻也被宣告無效。關於劍橋公爵，弟兄中最幼的，大家都不大熟悉。他住在漢諾威，（三五）戴金色的假髮，愛饒舌，不大安定，沒有結過婚。（三六）

七個兒子以外，喬治第三有五個還健在的女兒。其中，兩個——符騰堡王后（三七）與格羅斯忒公爵夫人（三八）——結過婚而沒有孩子。三位沒有結過婚的公主——奧古思達、伊利莎白、和索菲亞——都在四十以上了。

三

喬治第三的第四個兒子是愛德華、肯德公爵。他現在已經五十歲了——一個又高又胖，精力充足的人，黧黑的皮膚，蓬鬆的眉毛，頭頂上禿一塊，所有的頭髮全仔細的染成亮晶晶的一片黑。他的衣服非常整潔，全副外貌上有一種死板的樣子，並不和他的性格不相稱。他早年的生活在軍隊裏過的——在直布羅陀，在加拿大，在西印度羣島——在軍事訓練的影響之下，他起初變成了一個紀律家，最後變成了一個「馬抵奈」（三九）一八〇二年，被派到直布羅陀一枝騷動的駐屯軍裏去恢復秩序，因為措置得過分嚴厲，他被召回來，他活動的生涯也就完了。從此以後，他把日子過在整頓家務，為許多手下人的事情忙碌，作時鐘的設計，竭力想法把財務理好，因為他，雖然如一個深知他的人說，*'règlé comme du papier à musique'*（像五線譜一樣的井井有條），雖然一年有二萬四千鎊收入，他負了無法償還的重債。他同他的弟兄們大多吵過架，尤其是同攝政王，所以他加入政治上的反對黨，成為輝格黨（四〇）的一個台柱，那是再自然不過了。

他的政見究竟如何，大有可疑的餘地；人家常常說他是一個自由主義者，甚至於是一個過激主義者；要是我

們相信羅伯·奧文（四一）的話呢，他是一個必然論的社會主義者。他和奧文——社會主義與合作運動的機敏、易欺、豪俠、頑固、顯著、荒謬的創始者——兩人間的關係是又稀奇又特殊。他說過他曾經到新拉那克（四二）參觀過奧文的紗廠，他確乎在奧文的一次公開集會上當過主席；他同他親密的通過信，他甚至於（奧文對我們作保證說是這樣的）死後還從「靈界」裏回來鼓勵地上的奧文信徒呢。奧文說：「我當特為舉述故肯德公爵（他早先告訴我們說他所進的靈界裏是沒有爵位的）在天之靈的關懷之情，殿下不僅想使一階級一派，一黨，或任何一國得到好處，而且想使後世全人類都受到裨益哩。」他同我精神上的來往是再美妙不過了，他又說：「有一定時間，這個英靈從不會有一次不確守他所指定的時刻。」可是奧文是一種多血質的人（四三）他把西斐孫總統（四四）梅特涅和拿破侖也算在他的信徒之內，所以肯德公爵的見解，究竟如何，總還有幾分可疑。然而關於另一種事情卻沒有什麼可疑的：殿下屢次向羅伯·奧文借過幾筆大小不同的款子，從沒有償還的，前後合計約有數百鎊。（四五）

查洛蒂公主死後，爲了種種的緣由，肯德公爵應當結婚，這一點顯然是很重要了。在國家的觀點來看，皇家斷嗣似乎使這一個行動成爲應盡的義務了；從公爵的觀點來看呢，採取這一個行動也似乎大有便宜可佔。當作一件爲公的義務，爲顧全王位的承繼而結婚，當然是應得一個知恩的國家的愛戴。以前約克公爵結婚的時候，他得到一筆一年二萬五千鎊的授產。（四六）爲什麼肯德公爵就不該希望一個相同的數目呢？然而事情不十分簡單。還有克萊倫司公爵要顧到；他是哥哥，倘若他結婚呢，當然有優先的請求權。再從另一方面來講，倘若肯德公爵結

婚呢，有一點很重要，應該記得，就是他勢必作一個重大的犧牲：一個女人連累到了。

公爵把這種種都仔細的考慮着，在他的姪女死後一個月光景，恰巧到了不魯捨爾，聽說克里斐先生（四七）也正在那裏。克里斐先生是輻格黨領袖人物的密友，而且是一個積習成癖的饒舌家；公爵想到把他對於目前的局面的意見，傳達給國內的政界，沒有更好的徑路了。顯然他沒有想到克里斐先生是惡毒的，會作日記的。所以他用了小小的託辭，把他請來了，接着就是一席重要的談話。

提過了公主的死，攝政王離婚的似難成事實，約克公爵的沒有孩子，克萊倫司公爵結婚的可能性，公爵便談到他自己的地位。如果克萊倫司公爵不結婚，他說，「第二個皇子就輪到我自己，雖然我確信我什麼時候都預備服從國家對於我的命令，當我一想到成親是我的義務的時候，上帝纔知道我要作怎樣的犧牲。聖羅朗夫人和我同居到現在已經有二十七年了；我們是同年生的，同到過各處，同受過一切困難，你不難想像，克里斐先生和她分離，我將如何痛苦。你設身處地來感覺一下看——設想你和克里斐夫人分離了……至於聖羅朗夫人自己呢，我斷言如果我逼不得已而結婚了，我真不知道她會變成什麼樣子哩；她的感情早已爲了這件事那麼激動了。」公爵繼續講述如何有一天早上，在查洛蒂公主死後一二日，「時事晨報」（四八）上登了一段記載，暗示他結婚的可能性。他在早餐的時候接到報紙，同信件在一起，「我照例把報紙扔給桌子對面的聖羅朗夫人，開始拆信看了。剛看了一會兒，我忽然注意到聖羅朗夫人的喉嚨裏發出一種奇怪的聲音，又是一陣強烈的痙攣。有一會兒工夫，我爲她的安全懷了極大的憂慮；等她好了，我追問她受了什麼打擊，她就指『時事晨報』上那一段文字。」

公爵接着把題目轉到克萊倫司公爵的身上了。「克萊倫司公爵是我的哥哥，只要他願意，當然有權利結婚，我無論如何不干涉他。如果他願意做國王——結婚，生孩子，可憐的——願上帝幫助他，讓他那麼辦去。至於我自己——我是一個沒有野心的人，但願能永遠像現在一樣……今年的復活節，你知道，來得很早。（四九）——是三月二十二日。如果克萊倫司公爵在節前不採取任何行動，我一定得找個藉口來說服聖羅朗夫人，讓我到英國去幾天。一到了那裏，我就容易同朋友們商量，我可以採取什麼適當的行動。如果克萊倫司公爵在那個時期以前一點也不進行結婚的事情，那無疑是我的義務了，我自己對於這事情要採取適當的處置。」關於這事情，公爵說，有兩個名字已經提到過了——巴登（五〇）的公主和薩克思·科堡的公主兩人中，他以為，後者也許好一點，從利歐波公子在英國很得人心的情形上着想，可是在採取任何旁的行動以前，我希望着，期待着聖羅朗夫人得到公平的處置。「她門第很高，」他解釋，「從沒有做過戲子，我是第一而且惟一和她同居的人。她的無私心也足以和她的貞節媲美了。她初跟我同居的時候，我給她一百鎊一年。這個數目後來增加到四百鎊，最後增加到一千鎊；可是我的債務使我不得不犧牲一大部份進款的時候，聖羅朗夫人堅持把她的進款仍然減縮到四百鎊一年。假如聖羅朗夫人回去同她的朋友們過日子，她必須有一個足以得他們尊敬的獨立生活。我並不要求多少，可是相當數目的僕人和一輛馬車是必要的條件。」至於他自己的授產呢，公爵說他期望約克公爵的結婚能認為前例。「那是爲了承繼王位的結婚，」他說，「純粹爲了這個緣故，除他所有各款外，規定了二萬五千鎊的進款。若有同等待遇，我也就滿意了，不再據一七九二年與現在之間錢價不同爲理由而有所要求。至於我債務的償付，」公

爵歸結說：「我並不覺得大。恰恰相反，倒是國家負了我大債哩。」講到這裏，鐘響了，似乎使公爵想起了一個約會。他站起來，克里斐先生便走了。

誰能把這樣一個聲音保守秘密呢？克里斐先生決不是這樣一個人。他趕快走去告訴威靈敦公爵（五二）公爵非常高興，寫了一篇長報告給塞孚敦爵爺，爵爺接信的時候，很湊巧，正當一個外科醫生在探察他的膀胱來斷他有沒有結石。塞孚敦爵爺在回信裏說：「他看見手術一過我就哈哈大笑，我非常驚訝，我從沒有見過一個人比他還驚訝得利害哩。沒有什麼比愛德華皇子的光明磊落更出色了。弄得我們不知道那一點最值得欽佩——是他對於聖羅朗夫人愛戀的體貼入微呢，是他對於克萊倫司公爵感情的高尙可風呢，還是他在金錢上的毫無私心。」（五二）

結果是弟兄兩個都決定結婚。肯德公爵，捨巴登的公主，而取薩克思·科堡的公主，一八一八年五月二十九日同她結婚了。六月十一日，克萊倫司公爵也照樣來一套，娶了薩克思·買寧根（五三）大公的一個女兒。可是他們對於經濟上的期望是失敗了；因為政府雖然提議增加他們的年金，連同肯褒倫公爵的，那幾個提議通不過下議院。這一點威靈敦公爵不以為奇。「該死」他說，「這裏大有道理可說。他們是我們想像得出的掛在任何政府的脖子上的最渾蛋的磨石。他們已經侮辱了——直接侮辱了——三分之二的英國紳士，他們在下議院裏報復，那有什奇怪呢？這是他們惟一的機會，我以為，該死他們利用得很正當。」（五四）

然而國會終於把肯德公爵的年金增加了六千鎊。

聖羅明夫人的下文卻沒有見。

四

肯德公爵新夫人，維多利亞·瑪麗·羅意莎是薩克思·科堡·沙爾斐耳大公法朗歇思的女兒，利歐波公子的姊姊。(五五)這一家來歷很古，是威丁大宗室的一支，威丁宗室從十一世紀起統治了易北河上的邁森邊境。(五六)十五世紀中全宗室的領土分歸亞爾培和厄奈思二支；從第一支傳下了薩克森尼的選帝侯。(五七)和國王；第二支統治條林吉亞，(五八)又分成五支，薩克思·科堡公國是其中的一支。這個公國是很小，只有六萬光景的居民，可是享有獨立和自主的權利。在法國大革命以後那些紛亂的年間，國事乃大受影響。大公習於豪侈，門下廣收當法國勢力進逼的時候，往東逃過日爾曼來的亡命者。其中有萊寧根(五九)大公，一個年長的花花公子，他在摩塞耳河(六〇)上的領土已經被法國人佔據了，可是他得了西弗蘭哥尼亞(六一)的亞摩巴赫領地作為補償。一八〇三年，他娶了維多利亞公主，那時候她只有十七歲。三年以後法朗西斯大公國破身亡了。拿破侖的釘耙推過了薩克思·科堡公國被法國人佔據了，大公家族淪為乞丐，變成餓殍。同時亞摩巴赫小邦亦受盡過來過去的法國、俄國、奧國軍隊的蹂躪。境內許多年簡直沒有一頭牛，也沒有青草足以飼一羣鵝。一代以後插足到歐洲大半諸皇室裏的這一家，當年竟有這樣的慘況。拿破侖的釘耙的確完成了它的工作了；種子已經下了；收成足以叫拿破侖吃驚。利歐波公子十五歲的時候就不得不自己謀生，後來自己打出了一條路，同英國王位的承繼人結了婚。

萊寧根大公夫人，在亞摩巴赫窮困，軍需的徵發，無用的丈夫奮鬥着，發展了一種獨立的人格，一種堅強的意志，那在後來很不相同的環境裏會大有用處。一八一四年，她的丈夫死了，留給她兩個孩子，和公國的攝政職。在她的弟弟查洛蒂公主結婚以後，曾有過配她給肯德公爵的提議；可是她謝絕了，理由是照料孩子和治理領土兩件事使她不願有旁的牽掛。然而查洛蒂公主的死把情形改變了；肯德公爵重申前議的時候，她就答應了。她是三十二歲了——矮而胖，機色的眼睛和頭髮，玫瑰色的面頰，快活，會說話，喜歡盛裝豔服，穿沙沙作響的綢緞和鮮豔的絲絨。(六一)

她有自足的性質，當然是幸運的；因為她命裏注定一生活中有許多事情得忍受呢。她的第二次結婚，前途很渺茫，起初似乎多半是艱難與不安的源頭。公爵宣稱他還是太窮，不能住在英國，只好很拘泥的在比利時與德意志各地走動，戴一頂整潔的軍帽，檢閱軍隊，巡視兵營，同時一般英國名流，取睨視的態度，威靈敦公爵授他以「伍長」的尊號。「該死！」威靈敦公爵對克里斐先生說：「你可知道他的姊妹們叫他做什麼嗎？該死她們叫他做約瑟·煞弗思！」(六三)有一次在伐崙西恩(六四)舉行檢閱和大宴會，公爵夫人帶一個又老又醜的侍嬪到場了，威靈敦公爵很受窘。「哪一個倒碁的去陪那位侍嬪呢？」他不斷的問；可是最後他想到了一個辦法。「該死弗利曼耳」(六五)給我找市長來，讓他去陪。」於是伐崙西恩市長被帶來應急了，於是我們從克里斐先生聽到：「他是一個能手。」過了不多幾天，在不魯捨爾，克里斐先生自己也受了一點不幸的經驗。有一個軍事學校得視察——在早餐以前，人齊集了；什麼都十分滿意；可是肯德公爵繼續考查每一個細節，問了一個瑣屑的問題又問一個瑣屑